



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王文佳 罗成庆 彦明 张伟

孤寡老人车祸去世,赔偿款该给谁呢?

时间:8月16日 地点:淳安法院



老吴是淳安千岛湖里商乡的一名孤寡老人,年近七十,没老婆没孩子,平时就独自一人在千岛湖镇上卖水果。2014年底,老吴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,身受重伤,最后因抢救无效死亡。淳安县交警大队认定,老吴与肇事司机周某承担此次事故同等责任。

但是问题来了,老吴孤身一人,他30多万元的交通事故赔偿款该由谁来主张呢?

事发后数月,淳安法院先后收到了2份起诉状,原告均前来主张老吴的交通事故赔偿款。其中一个

案子的原告叶某自称是老吴的养女,另一个案子的原告是老吴已移民外地的同父异母的3个兄弟姐妹。法院决定将2个案子合并审理。

庭审中,3个兄弟姐妹直指叶某并非老吴法律意义上的养女,只是农村俗称的“干女儿”。

承办法官到老吴所在村调查,虽然村委会认可叶某与老吴的收养关系,叶某也确实从小经常待在老吴家,但她的生父家与老吴家中间仅隔一幢房子,她与生父家也并未脱离联系。

到底是“养女”还是“干女儿”,这是法庭争议的焦点。如是养女,那么,叶某作为第一顺序近亲属,排除了第二顺序近亲属兄弟姐妹们的赔偿请求权;如是“干女儿”,则没有法律意义,兄弟姐妹们作为老吴最近顺序的近亲属,有权获得赔偿款。

案子第二次开庭审理时,一份关键证据的出现决定了案件的走向。这是一份遗书,经鉴定系老吴本人书写,老吴在遗书中称:“叶某是我养女,我老了以后需要她照顾,我死后的遗产都归叶某。”

淳安法院审理认为,叶某与老吴虽未办理收养手续,但她从小跟随老吴生活,由老吴抚养成人,叶某成年后对老吴尽了子女应尽之照料、扶助义务,老吴本人也通过遗书形式认可他与叶某的养父女关系。考虑到叶某在收养法出台之前就被老吴收养,她所在村的村委会及群众均公认两人系养父女关系并共同生活,虽未办理合法手续,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。因此,法院认定叶某为老吴的第一顺序近亲属,支持了叶某的诉讼请求,同时驳回了老吴3个兄弟姐妹的诉请。

回情侣法庭上翻旧账,说着说着撤诉了

时间:8月15日 地点:镇海法院

90后小伙小王和宁波姑娘小李,谈过一段甜蜜的恋爱,后来因为种种不合适分手了。

年轻人谈恋爱,合则来不合则去,本也无可厚非。但前几天,小王却把前女友告上了法庭,要求小李归还恋爱期间向他借的3000元钱。小王说,当时小李急需用钱,自己就借钱给她,谁知分手后多次追讨,小李都拒绝归还,他只好起诉到法院。小王提交的证据中,包括支付宝转账截图一张、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5页。

庭审当天,承办法官首先核对证据原件,并交由小李查阅。小李认可小王所诉的借款事实以及提交的证据,但表示不会还钱,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,钱也都是相互用来用去,他之前也用我的钱,之前的账也要算一下”。

“因原告起诉的是3000元债权债务纠纷,如果

审理的话将只处理原告起诉的款项,如果被告认为与原告之间还有其他债务未结清,可以另案解决。”法官解释道。不过,法官认为,从解决纠纷的角度看,双方把以前的账清一清也未尝不可。

于是,小王就和小李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起账来。“6月份我们去舟山旅游,住宿和吃饭的钱都是我出的,算2000元吧。”

“今年我带你妈去医院看牙,钱是我出的,有4000多。”

“去年去西藏旅行,买蜜蜡的钱是我出的,也是4000左右。”



……

二个人算着算着,开始说起2年前刚认识的情形。

“大学时我们去杭州乐园,你那时还挺有风度的,不像现在!”

“工作之后压力也大了很多,大学毕业后也好久没一起出去过了。”

慢慢地,钱的事情也谈得少了。说着说着,小李从包里拿出一叠现金,站起来扭头就走。小王呆呆地看着桌子上那叠钱,突然推开桌子冲了出去。大家都被这一幕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,旁听席上小王、小李的朋友也先后跟上去。承办法官宣布暂时休庭,赶紧留下双方代表,当场清点小李留下来的现金,并制作笔录由在场人作为见证人签名确认。之后,法官联系上小王,小王表示愿意撤诉。

为朋友出钱出力,哪知遭遇“白眼狼”

时间:8月17日 地点:海盐法院

李某性格豪爽,待人厚道从不斤斤计较。凭借好人缘,他生意做得也还可以。不过,有人却因此算计起了他的好脾气。

事情还要从2年前说起。

2014年初,李某的好友郑某因为欠了债,走投无路来找李某帮忙。李某向来重义气,便隔三差五地



接济郑某。

说起来,郑某早先是靠做工程发家的,但是创业容易守业难,他花钱又大手大脚,败光了家底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到最后,郑某的亲戚朋友都被他借怕了,都不敢跟他来往,只有李某还愿意帮助他。可是,郑某非但没有感恩之心,还开始设计欺骗李某。

2014年7月,郑某找到李某,称自己悔过自新很想东山再起,在海盐承包到了一个工程,想让李某投资,到时候利润一人一半。李某心想,浪子回头金不换,投资十几万也不是大钱,便答应了。

同年7月中旬,李某想去看看郑某说的工程。为了让李某彻底相信,郑某找来了好友徐某,谎称他是工程师“王工”。“王工”带着李某在某工地随便兜

了一圈,还告诉李某说,他也是为了帮兄弟东山再起才把项目给了郑某。

李某心想项目看到了,工程师也见到了,郑某应该是真的悔过了,便给了郑某4万块钱。

接下来,郑某一会说工地要交保证金,一会说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了,一会儿说杭州、平湖也承接到工程需要资金……总之就是一句话:缺钱!半年不到,李某前前后后给了郑某66万余元。

假的终究真不了,2015年春节前夕,李某终于发现,原来郑某处心积虑给他设了个局,他的真心付出全给了一头“白眼狼”。

海盐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,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年,缓刑1年6个月。

因土地问题生嫌隙,竟然诬告村干部

时间:8月17日 地点:舟山中院

村民李某提供“证据”向纪委举报村干部私吞工程款8万元,孰料,调查峰回路转,李某竟是诬告陷害……

李某是舟山定海某村村民。2015年6月的一天,李某到纪委告发所在村的经济合作社社长叶某私吞工程款。

李某出具了一张小收条,内容为“XX收到XX工程款8万元”,还有村干部叶某的签名和指纹盖印。他向纪委详细反映了有关情况:作为工程具体承建人,他在收到上面的拨款后,已于去年2月14日把8万元交给了叶某,但叶某未将款项入账,而是私自占为己有。

纪委调查中,叶某表示自己很无辜。看到办案人员出具的那张收条复印件时,叶某很吃惊,承认那签名笔迹确实是自己的,但他向纪委表示,自己很确定没有收到过那8万元。

调查中,有群众提到,几年前,当地村民曾联名写过一封举报信,联名信正是李某带头发起的,原件在李某处,而当时叶某也是签名群众之一。经核对,当时那封联名举报信复印件上,叶某的签名和指印就处于信笺纸的左上角第一个位置。把它与那张收条一对比,两张纸上叶某的签名笔迹、大小、布局全都一模一样,甚至连盖在名字上的指纹也丝毫不差。

在事实和证据面前,李某终于承认,那8万元工程款的收条是他伪造的,他把几年前有叶某等人签字并按印的联名信裁剪下来,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上收条内容,并作为证据去举报。

原来,2014年,叶某所在村在村文化礼堂周边场地浇筑停车场,项目由村经济合作社先行垫付工程款,上级拨款后再将资金退还。工程由李某实施。2015年1月,有关部门按规定把补助款汇入建筑公司,公司于同年2月9日把工程款汇入了李某

的个人账户,但经济合作社却一直没有收到这笔工程款。

村干部多次向李某催讨钱款,李某一直表示这笔账他会跟叶某算,还声称“有其他账要算”。李某原来跟叶某关系不错,但因为土地上的事情产生了矛盾。村里有块土地要被征用,李某与村民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起了纠纷并诉至法院,结果败诉。在此事件中,叶某代表经济合作社在有利于村民的证据上盖了章。所以,李某把败诉这笔账记在了叶某头上。

定海法院一审认为,有众多证据证明李某未将8万元工程款交给叶某,李某提供伪造的收条“证据”举报叶某,其主观故意为诬告陷害叶某,遂以诬告陷害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8个月。

李某不服,提起上诉,舟山中院二审后维持一审判决。